



潘多拉的 琴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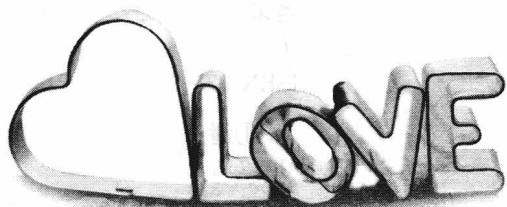
上弦 著

当怨恨蒙住善良的视线，
拨动琴弦的天使化身复仇女神……

迷失在爱情的深海中，
能否有一盏灯唤她回头？

感人又虐心的复仇绝恋
青蛙变王子守护迷路天使的**爱情传奇**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PAN DUO LA DE QINXIAN

潘多拉的 琴弦

上弦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潘多拉的琴弦 / 上弦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3. 6

ISBN 978-7-219-08321-5

I. ①潘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 043987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郑 洁
责任编辑 覃结玲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10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3年6月 第1版
印 次 2013年6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21-5/1·1635
定 价 26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Chapter 1 温暖的新家 / 001
- Chapter 2 终止的幸福 / 012
- Chapter 3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 / 020
- Chapter 4 我很庆幸与你相遇 / 031
- Chapter 5 想温暖你心中的伤 / 042
- Chapter 6 你会是我的幸福吗 / 058
- Chapter 7 憧憬的重逢却伤感 / 070
- Chapter 8 不能原谅的人 / 086
- Chapter 9 放不下的是你的爱 / 104
- Chapter 10 永远无法弥补的痛 / 126

- Chapter 11 爱情难守，人心难测 / 139
- Chapter 12 善与恶在一念之间 / 154
- Chapter 13 你到底爱我还是他 / 172
- Chapter 14 真的这样放弃了吗 / 197
- Chapter 15 爱情真的没有退路 / 218
- Chapter 16 爱情过境物是人非 / 236
- Chapter 17 被心魔控制的天使 / 255
- Chapter 18 做脑海中的橡皮擦 / 275
- Chapter 19 回不了天堂的天使 / 291
- Chapter 20 亲爱的，别来无恙 / 307

Chapter 1 温暖的新家

有些人，注定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

就像是现在，他们会成为家人，

而以后的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。

“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前方即将到达 N 县车站，有在 N 县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，本次列车将停车八分钟……”随着火车播音员轻柔的声音响起，火车缓缓地驶进了一座小城。

秦依弦坐在车窗旁，脸颊贴着有些凉意的玻璃，视线眺望向火车站的外面。这里就是她出生的地方——N 县，隶属黑龙江省的 J 市，是一座群山环绕、风光秀丽的林城。

初春的北方，山林还没有丝毫的绿意，干枯的树枝残留着冬天的凄凉，连绵的山色也显得苍茫，黑龙江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一些。视线跃过车站的屋顶，记忆中那里应该有一个露出红色塔尖的地方，那是 N 县曾经规模很大的饭店，而它的旁边就是她曾经的家……

1992 年初春的一个周末，那个有着红色塔尖的饭店里，高朋满座，笑声四起，在大厅正中间的幕布上贴着一张大大的、红艳

艳的靛字。

6岁的秦依弦，梳着两个羊角辫子，穿着一套红色的新衣服，一身喜气地坐在角落的位置，清澈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宾客中正在敬酒的一对新人。

新郎，是她的爸爸。

新娘，是她的新妈妈。

秦依弦自出生以来就没有见过亲生妈妈，她记忆里只有她和爸爸相依为命。

妈妈，对她来说是个很陌生的字眼。

秦绪生带着木雅敬完酒又回到了秦依弦的桌边，秦绪生略带醉意，温柔地对身边的妻子说：“小雅，敬姐姐一杯吧。”

坐在秦依弦身边的姑姑秦玉枝却剑拔弩张，充满敌意地看着新进门的弟媳。

木雅的笑容柔情似水，秦依弦看得呆了。她满上一杯酒，双手递到秦玉枝面前，低声说：“木雅有不懂事的地方请姐姐多担待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绪生的。”

秦玉枝接过酒杯，并没有因为是木雅大喜的日子而给她颜面，用让周围几桌宾客都听得到的音量刻薄地说道：“不光要照顾好绪生，还有依弦，如果你有一点亏待她，别看我离得远，也照样会回来找你算账。”

“姐，木雅对依弦很好的。”秦绪生有些尴尬，急忙替新婚妻子解释。

秦绪生知道姐姐对木雅成见颇深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化解，木雅却莞尔一笑，好像没放在心上，轻声说：“大姐，你放心，我对依弦一定会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。”

秦依弦看着尖刻的姑姑、尴尬的爸爸，不懂为什么姑姑对这

个亲和的新妈妈会有那么大的偏见。

婚后的日子，木雅对秦依弦非常的好，早上她起床前，会先把她的衣服准备好，早餐做好。晚上她写作业，会给她冲一杯热热的牛奶。周末，会和爸爸带着她去公园玩。而有了新妈妈，爸爸也开始戒烟戒酒，秦依弦觉得有妈妈是很美好的一件事，所以没多久她就乖乖地改口叫木雅妈妈了。

秦依弦很喜欢很喜欢一家三口的感觉，不过在妈妈来到这个家的半年后，这个温馨的家里又多了一个成员。

她还记得那天，爸爸和妈妈说去车站接一个人，她留在家里练古筝。

那天的雨应该是最后一场秋雨了吧，雨下得很大，打落了对面人家墙上爬山虎的叶子，风还将雨水顺着窗口吹进来，落在身上凉凉的。她踮起脚去关窗户时，家门被打开，她回头看到爸爸兴冲冲地拎着两个箱子进来，嘴里兴奋地喊着“到家喽”。然后是妈妈手拉着一个男孩子走进来，低头穿着爸爸拿出来的拖鞋。

“依弦，快过来，他是你的哥哥，木浦俊。”爸爸还没换完鞋，就急不可待地介绍着。

“以后是秦浦俊了。”妈妈嗔怪地看了爸爸一眼，纠正道。

“对，对，秦浦俊！哈哈！”爸爸伸手挠挠头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哥哥？秦依弦想起了爸爸前不久提起过，妈妈在南方还有个儿子，以后会来和他们一起生活。她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男孩子。

他长得很漂亮，头发是乌黑油亮的，肤色白得像她早上喝的牛奶，睫毛又浓又长，眼睛犹如湖水般宁静清澈，挺直的鼻子下，红润的嘴唇散发着光泽，一时间让她看入了迷。

爸爸推着他的肩来到她的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浦俊啊，这就是你妹妹依弦，比你小三岁，以后你们就是兄妹喽，都是爸爸的孩子。”

妈妈已经去厨房忙活着做饭，爸爸介绍完后也急忙跑去帮忙，他们开心的笑声不断传到客厅里。

而他们两个面对面，默默地注视着对方，心里各自揣测着：
这个漂亮得过分的男孩子，就是要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哥哥。
这个梳着羊角辫的女孩子，就是要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妹妹。

在对视了许久后，浦俊的嘴角先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木雅的笑是迷人的，而他的笑却是摄人心魄的，虽然只是9岁的孩子，但是笑起来却如阳光普照大地般的温暖。

依弦以前的家，只有她和爸爸，与别人相比，这个家孤单而又凄凉。如今她不光有了妈妈，还有了哥哥，家里一下子变得充实温馨，她的生活被幸福感满满地包围着。

1997年香港回归，1998年特大洪水，1999年澳门即将回归，再过一年就是崭新的千禧年，全中国的人民都热血沸腾，等待着那历史时刻的到来。

1999年春季，黑龙江的雪下得很大，时间又长，一直持续到学校开学。N县并不算大，初中也只是一所。开学没几天，大雪终于停了下来，皑皑白雪沉甸甸地覆盖着这座林城。学校的校园里，高年级的男生正在清理操场上的积雪。

白茫茫的校园里，一群男生穿着厚厚的棉衣，笨拙地在雪地中移动着，手中的铁锹在地面上发出让人浑身发麻的摩擦声，一锹锹在白色的雪面推出长长的痕迹，远远的像是一排排五线谱，而每个人臃肿的身体像是上面一个个跳动的音符，只是他们演奏

出来的音乐太过刺耳。

这时，一个粉色的身影从教学楼里跑出来，长长的马尾辫因为跑动而左右摇摆着，只穿了一件毛衣，所以才跑了一半的路，她的脸上已经冻得通红。

终于跑到了目标前，刚要张嘴喊人，但是脚下一滑，她整个人扑倒在雪地里，脸也埋在了冰凉的雪堆里，她的样子滑稽又可笑。

“哈哈……”周围的男生们全都笑了起来。

一直背对着她的人听到扑通的一声后便转过身来，正好看到从雪里扬起头的人，她脸上、头发上还沾着一些雪。他惊讶地喊了一声：“依弦？”

依弦又羞又窘，抬起右手，把手里的东西伸向他，“哥，给你手套。”

浦俊把手中的铁锹使劲插在旁边的雪堆里，向前一步弯腰把她从雪堆里捞出来，双手拍打她身上的雪，嘴里还埋怨着：“你跑什么啊？本来就是四肢不协调的人，不下雪都会摔倒，何况地这么滑！”

她撅着嘴十分委屈地说：“我看到你没戴手套嘛，哥，戴上吧，要不手会冻的。”

这是她的粉色手套，刚才在班级的窗边注意到哥哥出来扫雪是光着手的，没来得及想去他班里取他的手套，而是拿了自己的就跑了出来。

浦俊接过手套，见她仅穿着毛衣，便脱下了自己的黑色羽绒服给她围上。

“哥，我不冷。”

“我热。”

不由她多嘴，浦俊给她穿好羽绒服后，便赶她回教室。依弦比他矮一个头多，穿上他的羽绒服有些大，几乎到了膝盖的下面，像是一只企鹅，笨拙地走向教学楼。

“喂，秦浦俊，一副手套换走你的羽绒服，你傻不傻啊！”有男生取笑着。冬天铲雪，越干手越热，手套可以说是多余的，可是身上取暖的大衣被拿走了，这脑子是有些问题。

听到有人嘲笑自己，浦俊铲起一铲雪扬了过去，笑着说：“你才傻呢！”

他带了头，这样一来，周围爱闹的男生们都拿起铲来互相扬着。

听到后面一阵阵笑声，依弦回过头，看到一群疯闹的男孩，扬起来的雪被风吹散，颗颗雪花被阳光照得晶莹闪亮，玩闹的浦俊，眉眼漂亮得像是坠落凡间的天使。

初一比初三提前一节课放学，所以依弦一直坐在学校的收发室等着，守着暖暖的炉子，烘热的手指在结着窗花的玻璃窗上使劲地蹭出了一个圆圈。她看到教学楼里初三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来，几个女生一直在跟浦俊说话。在这个走路只需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全城的小县里，像浦俊这样长相漂亮的男孩真是凤毛麟角，理所当然地成为女生们情迷的对象。

依弦拿着书包从收发室里走出来，笑嘻嘻地看着越走越近的浦俊。浦俊马上有了理由甩开身边的女生们。女生们路过依弦身边时，投来小小的抱怨声与嫉妒的眼神。不知为什么，每次看到她们那样的眼神，依弦心里总会有些小小的得意。

浦俊习惯性地接过她手中的书包，替她拉好头顶的毛线帽子，牵起她的手走出校门。

即使是3月份的春天，黑龙江的天黑得还是很早，等走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。一楼没有灯，浦俊拿出手电筒，昏黄的光亮只够照亮脚下的一块，他拉着妹妹的手小心地向上面走着，这时，楼上隐约传来争吵的声音。

“哥，我怕。”依弦小声地说着。浦俊由拉改成搀，迅速带她上楼。走到四楼家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听清了，吵架的声音正是从他们家传出来的。

父母结婚这么久从来没红过脸，如今竟然会听见他们争吵，实在是稀奇。到底在吵什么，他们还没有听清，门突然被拉开，满面怒气的爸爸看到他们时，马上变成了平日里的笑脸。

“你们放学了，进屋吃饭吧，爸爸厂子有点儿事，晚点儿回来。”秦绪生摸摸他俩的头就急匆匆下楼了。

他们进屋里换上拖鞋，妈妈已经端着饭锅从厨房出来，脸上也是笑盈盈的，但是依弦发现她的眼睛红肿，似刚哭过的样子。

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依弦轻声问道。木雅给她盛了饭，放在她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没事，刚才切洋葱的时候辣着了眼睛。”

“妈，爸厂里这么晚还有事啊？”浦俊也问着。

“一些小事，你们小孩子也不懂。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，这才是你们的首要任务，家里的事情不用管。来，多吃菜。”木雅给他们夹着菜，可是她碗里的米饭却没有吃下去几口。

很明显，妈妈有心事，可依弦觉得她和哥哥还小，真的不能为她分担什么。

那天晚上很晚了，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她偷偷地从门缝向外看，妈妈坐在沙发上点起了一根烟，烟雾在她的指间缭绕，映着她的脸，竟然有些妖娆、失意、悲伤。

20世纪90年代末期，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改革，就连

大城市的工厂都面临着危机，更别说是这个县城的一个小工厂了。而作为一厂之长的秦绪生，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。不过这一切，依弦那时并不知道。

春雪一点点地消融，夏天轻盈的裙摆抚过黑龙江大地，N县四周的秀美山川已经换上了葱郁的外衣，连绵起伏的绿色海洋包围着这座小小的城市，永翠河像一条玉带蜿蜒而来，将N县这颗碧色的玉石缠绕起来。

每天清晨，只要推开窗，山林中特有的香气就会扑面而来。对面一楼的牵牛花已经爬到了二楼的窗顶，慢慢且慵懒地开出了数朵紫红的花来。依弦趴在窗台上看着，耳边传来隔壁厨房里妈妈打鸡蛋的声音，然后是锅里煎鸡蛋的声音。

阳台里，浦俊背对着阳光，拿着英语书轻声朗读着，他说英语很好听，感觉像是在唱歌一样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尾音会有点儿咬字，他平常说话也这样，应该是习惯了，总是纠正不过来。

他现在已进入了中考的最后冲刺阶段，但因为天资聪颖，学习并不用像别的学生那样死记硬背，只要翻翻几遍书就能过目不忘。爸爸常常很骄傲地和别人炫耀自己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，每次哥哥得了奖状，爸爸都会亲自贴到墙上，然后给哥哥买很多好东西。

相比之下，依弦的成绩却很一般，文科成绩一直很好，可是数理化却实在惨不忍睹，以至于爸爸对她已不抱什么希望，倒是妈妈却一直鼓励着她，还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就是让她将来靠艺术加分，所以每到周末，浦俊就要背着依弦的古筝，陪她去文化馆里上课。

文化馆是由一栋老式的楼房改建的，就坐落在月牙湖的边上，窗户大开时，站在窗台上能看到远处犹如月牙般波光粼粼的湖面，为什么要说站呢，因为窗外还种着一排排一人多高的丁香花，此时正是盛开的时候，长长的枝上是那梦幻般的紫红色，在风中摇曳着，如层层波浪，一阵阵清香弥漫进教室。

窗下，浦俊正帮着依弦缠手指尖，这项工作从他叫秦浦俊开始就一直做着，他喜欢每次给依弦缠指尖时她那乖巧的样子，好看的手指纤细莹润，五指张开在两人中间。依弦盯着浦俊认真的眉眼，他们的额头几乎挨在一起，注意力都在那绕了一圈又一圈的白胶布上。

缠完了指尖，依弦坐在古筝边轻拨琴弦，一勾一挑，筝声时而急促，时而悠扬，声声入耳，撩动人的心弦，而浦俊则坐在她旁边的书桌旁拿着课本默读着。

一阵疾风吹过，浅紫色的花瓣被吹落，像是下了一场花瓣雪，花瓣飘进了窗子，飘落在长辫子女孩的头发上、古筝上，也落在漂亮少年的书本上。两人似心有灵犀般抬起头，对视一眼，会心地相视一笑。

这一幕让文化馆的老师多年后都不曾忘记，在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，被窗楼隔断的片片阳光下，紫色的花瓣飘落，而那两个漂亮孩子对望的眼神，无法用词语描绘，只让人感觉时间静止了。

夕阳西下，天际被染上一片金红，一条条弯弯的铁轨反射着光芒，远远地延伸着，绕过了山的那一头，遥望远方，可以看到神翁山，那座山因山形奇特，酷似神仙端坐在山前而得名。记得去年他们一家人还驱车前往登山，站在悬崖上，远眺着群山怀抱中的N县，像是一个聚宝盆一样。

山间的铁轨上，两个长长的影子映在枕木上，前面的依弦张开双臂保持着平衡，后面的浦俊双手扶住头顶的古筝，走得很是轻松。

“呀！”努力保持着平衡的依弦还是从铁轨上掉了下来。转身看到气定神闲、在铁轨上悠然自若的浦俊，她撅起嘴说：“为什么哥走得那么稳，我却总是掉下来？”

“因为你小脑不发达。”

“讨厌。”

她捡起一块石头，打向他的脚，但只是轻轻的一扔而已。少年抬起脚轻松躲过，嘴角轻轻地扬起，继续向前走。夕阳的余晖笼罩在他的身上，仿佛镀了一层暖暖的金色，白色的衬衣，浅蓝色的牛仔褲，衬得他身材修长，16岁的花季少年有着花一样的容颜，青涩与稚嫩渐渐退去，眉宇间已有了一丝英气与俊朗。

“哥，过完这个夏天你就要离开我了是吗？”虽然N县也有高中，但是妈妈为了使哥哥受更好的教育，为他选择了H市一所寄宿高中，爸爸前不久已经联系好了那边的同学，安排哥哥的一切。想到这些，依弦心里难过起来。

“妈说去那的话，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。”

“那以后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她低眉，语气失落，这么多年习惯了哥哥的陪伴，她真是害怕又回到6岁前的那种孤单的日子了。

浦俊看她秀气的眉尖拧在一起，笑着安慰：“H市离家不算远啊，我回来的话，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。”

“那我也不能天天看到你啊。”在一起生活习惯了，突然见不到他，她不知道会有多想他。

“那你就好好学习，也考到我的高中，我们还会在一起的，小傻瓜。”浦俊笑着，但想到她刚才因为自己要离开而失落的样子，

心里竟然有些甜甜的。

有一个人会这样想他让他感觉很幸福，但那种幸福感又有些飘忽不定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依弦，如果我们分开很长时间不见面，你会想我吗？”

“当然会一直想啊，想到我和哥见面为止。”依弦笑着，在枕木上蹦跳着，长长的马尾辫在空中甩出半圆形的弧度。

“好啊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人就可以沿着这个火车道去更远的地方了。”浦俊看着前方憧憬着，心已经飞出了这片山，飞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依弦又踩上了他前面的铁轨，他腾出一只手扶着她，两人嬉笑着向前一步步地前行，身后是一座宁静的小城，一片葱郁的群山。

Chapter 2 终止的幸福

我不再记得幸福的起点源于何时，却清楚地知道，幸福的终点是在哪里。

寂静的夜晚被碎裂的花瓶打破，依弦从梦中惊醒，听到爸爸妈妈的卧室里传来争吵声，是那种极力压抑的愤怒。她在昏暗的房间里摸索到房门口，轻轻地打开门，对面的卧室门也打开了，是探出头张望的浦俊。

“哥……”她低声说。

浦俊轻轻地走过来，走进她的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咣的一声传出来，吓得依弦躲进了浦俊的怀里，他紧紧地搂着她。

“哥，爸和妈在打架吗？”

“不是，可能是碰翻了东西，我们先不要出去。”他把她圈在怀里，双手捂着她的耳朵。依弦的身体在轻轻地发抖。

转变是从上个月开始的吧，爸爸脾气变得暴躁，开始酗酒，开始和妈妈争吵，虽然在他们面前还是装得很好的样子，可她发现妈妈的身上总有伤，眼里总是充满血丝。

平日里争吵两人还会顾及一下家里的孩子，可这一晚，争吵简直变成了一场战争。